

Great Ages
of Man
伟大时代

文明摇篮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摇篮 / (美) 克莱默, 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苏耀成译.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4.10

ISBN 7-80128-613-8

I. 文…

II. ①克…②时…③苏…

III. 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研究

IV. K37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核字(2004)第 109804 号

京图字: 01-2004-5601 号

Copyright© (year of first publication) by Direct Holdings America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year of first publication by Publisher) Direct Holdings Holland B.V.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电 话: 64924761 64924716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印刷总公司北京新华彩印厂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毫米 1/16 10.25 印张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39.80 元

本书带我们走进了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大概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正是在这块如今看起来丝毫不吸引人的土地上，人类凭借两河的哺育步入了最早的文明，在这块神秘奇异而古老土地上，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创造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谱写了最早的史诗与神话、最早的《圣经》故事原型……

两河流域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正是在它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希腊人从这里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希伯来人从这里学到了神学，并将它广泛传播于世；阿拉伯人从这里学到了建筑学，并以此影响了整个中世纪欧洲。



文明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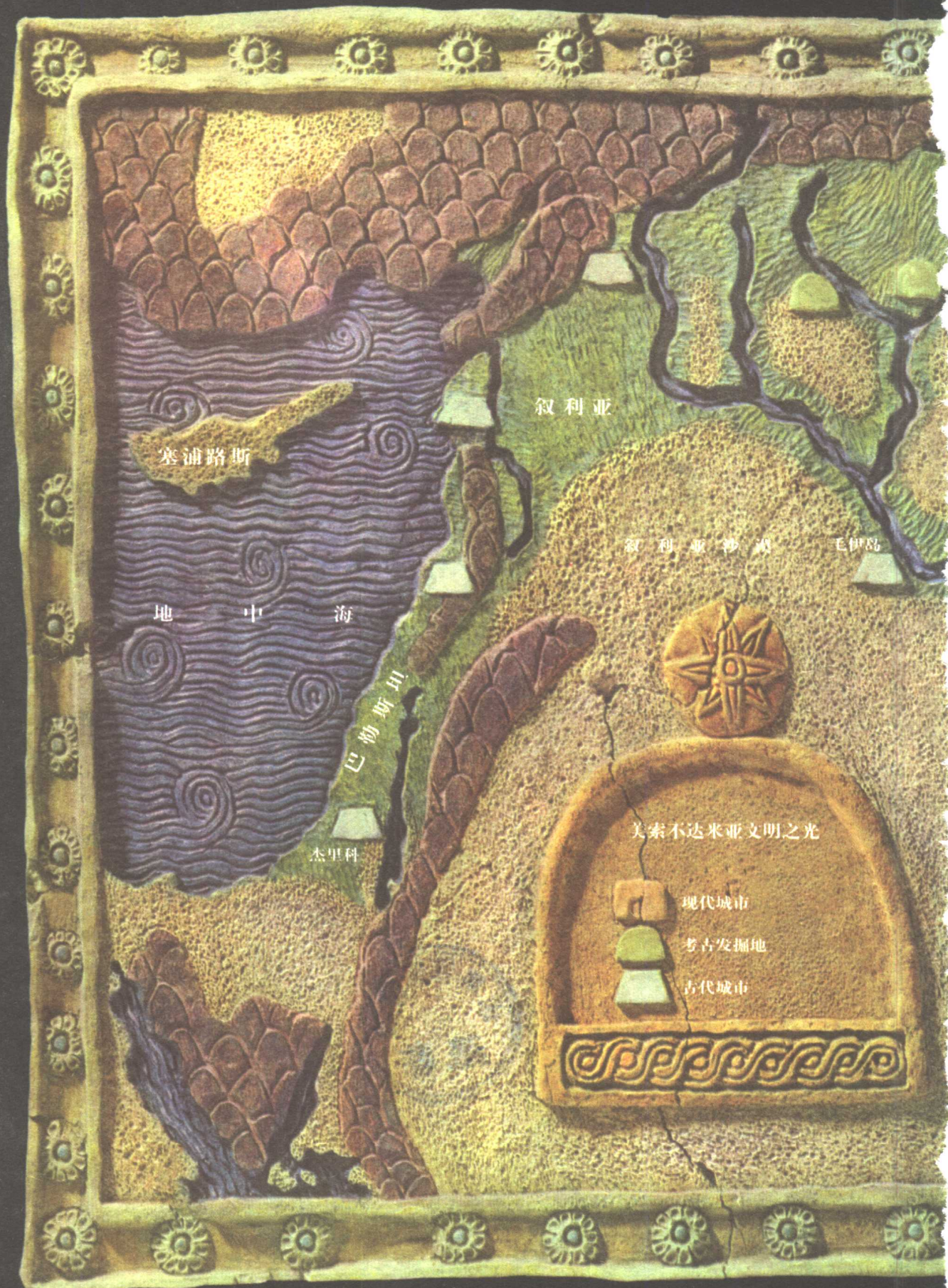
塞缪尔·诺亚·克莱默
(SAMUEL NOAH KRAMER)

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苏耀成 / 译



中国言实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1. 两河之间的土地 7

图片故事：发掘逝去的历史

2. 人类最初的城市 23

图片故事：苏美尔人

3. 帝国的演进 39

图片故事：一位帝王的丰功伟绩

4. 忙忙碌碌的人们 63

图片故事：永恒的沼泽地生活

5. 信仰、神话与仪式 81

图片故事：天神和英雄们的故事

6. 最早的文化人 103

图片故事：文字的诞生过程

7. 美观而实用的建筑 123

图片故事：一座壮丽而辉煌的城市

8.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之光 145

图片故事：社会文明的支柱

前言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埋藏着旷世珍宝的古代城市的故事。

这些宝藏都是货真价实的，当你目光掠过这些插图时便能看到：金，银，精雕细琢的象牙制品，美不胜收的玛瑙，稀有罕见的蛇纹石、天青石……这些插图中所看到的还只是整个宝藏的一小部分。这些宝藏价值连城，它们的发现远远超过了其昂贵的物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从古代遗址中发掘出的碎片都追溯了一段遗失多年的人类历史。它们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文明的种种开始，人类建造的早期城市和创造的早期文明，以及他们改造世界的思想和行为。

这些珍宝就是在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和亚述出土的，它们都是远古时期两河流域的繁华都市，如今早已变成伊拉克沙漠中的断壁残垣，《耶利米书》书中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她（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凄凉冷寂、罕无人迹，只有干燥的土地和无边无际的荒野。任何人都能想像得出在那片土地上生存将是一种奇迹。

然而，有些人却创造了奇迹，富有想像力的探险者从19世纪中叶起就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探索。他们搜寻一个接一个的土墩，使那些被沙土掩埋多年的宫殿与城市重见天日。在南部苏美尔的土地上，发掘者很偶然地发现了古蒂亚王的雕像和一些令人为之震撼的艺术品。在北部的亚述土地上，出土了巨大的细纹大理石雕像——人面翼牛塑像和大量描绘亚述战争场面的浮雕。在著名古城尼尼微，人们发现了最早的阿苏班尼帕图书馆和大量的泥版文书，让我们了解了《圣经》中提到的战争和洪水以及象征着对永恒生命顽强追求的悲壮史诗《吉尔迦美什》。

早期的考古发掘，大多是为了寻找奇珍异宝来装饰博物馆。发掘过程往往不注重方法，也无章可循。直到20世纪初，正规的程序和方法才逐渐引入其中，人们应有的注意力才逐渐转向古建筑遗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考古学家才认识到地层学观测理论的重要性。在随后的这些年中，除了像乌尔王陵这样的轰动发现之外，人们还对以往忽略的一些细节也重新加以认识，从而扩充了我们对两河文明的认识。这些未知朝代和未知文化的发现，将两河流域的历史又向前追溯了几千年。

这种强调系统考察的崭新理论，以及结出的累累硕果，使考古研究的焦点也随之转移。早期考古学家的最大乐趣就在于探寻宝藏，对《圣经》做出新的解释，而今天的考古发掘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考古发掘是为了说明历史的起源。公元前3000年以前，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文明的足迹，只是在随后的时间里，最初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紧接着在埃及，人类创造了最早的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摇篮，新时代的焦点。人类与自然抗争的历史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拉开了帷幕，绚丽多彩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层出不穷的文明成就震惊了全世界——文字的诞生、纳拉姆·辛纪念碑精湛的工艺、《汉谟拉比法典》的威严肃穆，及在数学、文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太多太多的“第一次”让我们眼花缭乱，敬佩不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吉尔迦美什》就诞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古代文明的推崇者——本书作者克莱默博士，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将两河文明瑰宝捧进世界文明的殿堂。

克莱默博士，全世界研究苏美尔文学的泰斗，将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两河流域。他还是楔形文字方面的权威专家，苏美尔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他也是忠诚、坦率的古代文明保护者。这本书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我们带进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神秘世界。

编者





两河之间的土地

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历史学家称之为“两河之间的地方”，大概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除却流入波斯湾的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沿岸湿润的芦苇湿地与沼泽地带，其余大部分地区都由贫瘠荒凉的冲积平原构成。这里的气候炎热干燥，矿产资源匮乏，几乎没有任何供建造房屋使用的石头木材，这里的土地如果无人悉心照管就会寸草不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今天看起来丝毫不吸引人的地方，却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两河流域所蕴含的意义更深远。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人类凭借两河的哺育步入了最早的文明，大约在5000年前，一支被后人称为“苏美尔”的民族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从根本上把人类从史前的无边黑暗中解放出来。在两河流域，人们建立起最早的城市，过上了丰富、复杂、多样化的生活。政权集中形式也由原先的部落集中或氏族集中向整个社会集中过渡。雄伟壮观的祭坛、塔庙在两河流域高高矗立，使每个人的心中充满了敬畏、惊奇与自豪的感情。除此之外，两河流域的艺术科技、工业分工、商业贸易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自由发展。

而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在两河流域的早期城市中，人类创造并发展了最早的实用书写系统，使沟通交流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苏美尔人创始，并由后来的巴比伦人、亚述人等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各种思想观点以及技术与发明都在东西方广为流传，在几乎一切古文化甚至我们今天的文化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直到今天，人们才意识到两河流域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地位。虽然大家都知道这里很多年前曾经有过繁荣兴旺的帝国，《圣经》的旧约中也有过描述那些帝国的语句。早在12世纪，远赴近东考察的欧洲人就带回有关废墟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两河平原那些高低不平的土墩下埋藏有古代城市的残骸。

19世纪，一股对古代物品的迷恋之风席卷整个欧洲。考古发掘者们开始探索这些神秘的土墩。传说中光辉灿烂的古代城市如巴比伦、杜尔夏鲁金和尼尼微等都在他们的发掘过程中得以重见天日。

不过这些早期的探险者大都没受过专门的技能训练，他们多数为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进行考古的主要目的旨在寻找珍奇的古物，对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却漫不经心。而那些被忽略掉的细节，恰好是能协助我们填补过去历史空白的重要证据。因此，直到近东的考古发掘工作摒弃其以往寻求珍宝的

左图是一座作祈祷状的塑像。尼普尔城出土。古代两河流域的祈祷者在离开神庙时通常会留下这种小塑像作为他们的替身，代他们继续向神灵祈祷。这种塑像是用石膏和金子制作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

目的而转变成为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后,两河流域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才真正体现出来。

20世纪初,当谨慎的考古学家、精密的仪器和专业的技术代替了以往那些散乱无章、空有热情的淘宝者后,这一转折时刻才正式到来。1920年,建立在完善科学基础上的近东考古学才正式确立,也就是从那时起,从事两河流域考古工作的发掘者们把村庄视为城市,把茅草屋视为宫殿,把零散的瓶罐工具视为纪念碑来对这一区域进行系统性的发掘。

考古学家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先后发掘出数以千计的泥版,这些泥版上的文字记载对于再现两河流域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当时人民生活状况有着很大的帮助和启示。这些用楔形文字书写的信息,揭示出当时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庄严的国王昭告到市井商人的存货清单,从严肃的宗教著作到一位严父对劣子的训诫,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1920年~1940年,一项接着一项的重大发现标志着两河流域的考古学已经日趋成熟。在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即《圣经》中提到的查尔迪斯乌尔。英国考古学家李奥纳德·伍勒(Leonard Wolley)发掘出了约在公元前3000年修建的皇家陵墓,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所有人都对陵墓中丰富的金银宝石饰品感到惊奇,对于拿活生生的奴仆作为陪葬品的下葬方式则感到不解与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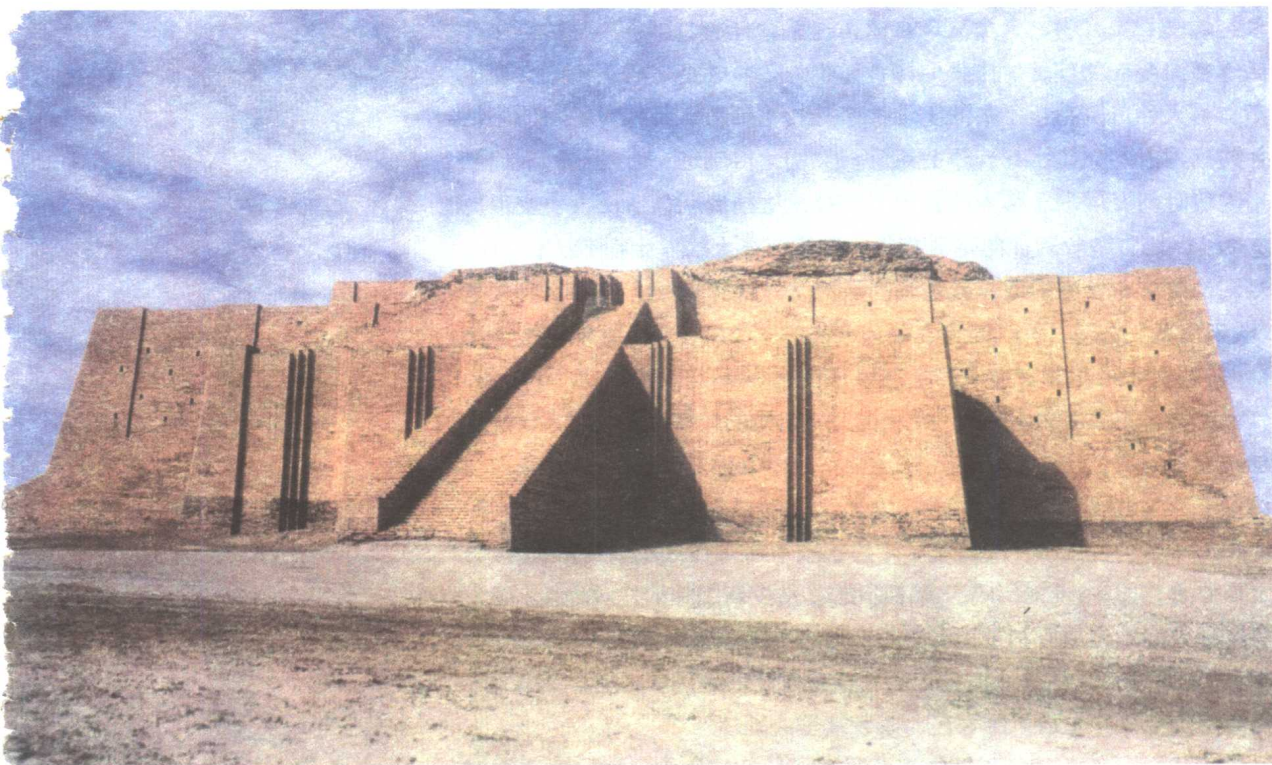
在距离此处50英里的西北部进行考古勘察的德国专家,在《圣经》中所说的艾瑞克城发掘出一座屹立于高台之上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建造的苏美尔神庙。从神庙的废墟中,科学家们发掘出上百块泥版,板上刻画的象形文字就是楔形文字的前身。



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亚

古希腊语的“美索”,意思是“中间”或者“两者之间”,“不达米亚”表示“河”。美索不达米亚在古希腊语中就是“两河之间的地方”。这两条河就是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它们发源于小亚细亚东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高原,缓慢地流经南部平原,在离入海口约190千米处汇合,注入波斯湾。两河带来的的巨量泥沙在下游不断淤积,形成了辽阔的大平原,把一片干旱贫瘠的地区变成了西亚惟一的沃土肥田。古希腊人称这里为“美索不达米亚”,我们习惯上称“两河流域”。也有的西方地理学家称之为“巴比伦尼亚”。

在犹太人和希腊人的笔下,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天堂,《圣经》中的伊甸园就在这里。不过,在今天的两河流域,气候和自然条件显然已经与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描述大相径庭。这里气候干旱,土壤裸露,沙丘遍野,而且像所有的荒漠地区一样,降水稀少且昼夜温差较大。即使到传说中的“伊甸园”库尔拉去,你也一定会大失所望。如今这里是一个孤零零的地带,离河岸方圆不到1000米,除了传说中的“善恶的知识树”(一种结节荆棘)还存在,映入眼帘的只是荒凉的砂砾。我们似乎很难想像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如此恶劣的这种地方,在几千年前会成为人类高级文明的摇篮。



乌尔第三王朝月神庙。

再向北去，在古代苏美尔的重要城市基什，一支英美联合考古队发掘出了一批宏伟的建筑、塔庙和墓地。在附近一个规模较小的土墩内，考古队发现了一些泥版，这些泥版上所记载的信息对研究文字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补充资料。

在两河流域的中部，今天巴格达的东北地区，一支美国考古探险队发现了此前无人知晓的神庙、宫殿与民居，同时还发现了一些约于公元前2700年制作的立体雕像，这些发现是两河流域同类发现中年代最久远的。

向西200多英里，在刚跨出伊拉克边界的叙利亚境内，法国发掘者着手发掘了37个世纪前毁于强敌之手的古城——马里。这座城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是一座占地达7英亩的宏伟王宫。

就在上述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陆续浮出水面之际，其他一些考古发掘者在更古老的古代遗址上，一层一层地向下深挖，将两河流域的文明进一步推向更古老的朝代。

这些年的丰富发现和成绩显著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些年代后的深入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两河流域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更有资格被称作人类文明的摇篮。

公元前3000年左右，文明才真正出现。这一出现相对于整个人类发展过程来说是非常缓慢的。在文明诞生以前那段不知究竟有多少个

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人类从风餐露宿、采食野果、单枪匹马的捕猎生活逐步演变成为部落村庄式的耕种作物与驯养牲畜定居下来的文明生活。当人们可以利用手中的土地牲畜等物质资料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并与周围人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后，文明才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利用闲暇时间发展出了基本的艺术、科技。这些发明创造使人类变得更文明。这场自游牧迁徙向定居劳作的经济变革大约发生在1万年以前。专家推测革命发生的地点就是两河流域，这块土地被人们公认为人类“城市变革”之地，所以推测它成为人类的“经济变革”之地也是合情合理的。农业耕作和家畜驯养也应该是在这一地区的某个地方开始的。

最初试图去追溯人类这一重大而又不明确的转折点的先驱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丁·布莱德·伍德。他推测人类建造的早期城市应该位于两河流域干燥少雨的南方，他认为人类是在学会对芦苇丛生的湿地和沼泽地进行排水和灌溉之后才建起城市的。但他指出最初的农村一定在北方，也即今天称为库尔德斯坦的扎格罗斯山脉的丘陵地区，因为那些地方雨水充足有利于小麦生长，而且当地还有大量的山羊、绵羊、牛、猪的祖先。这块尚未有任何考古学家触及的地区，正是布莱德·伍德希望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农民与畜牧遗迹之处。

1948年，布莱德·伍德终于获得证明他的“山侧斜坡”理论的机会，这一机会来之不易。1948年以前，两河流域的发掘工作都由各大学或博物馆发起赞助，他们希望有惊天动地的发现以弥补金钱上的损耗，考古发掘工作大致集中在南方有吸引力的城墩“特尔”（阿拉伯语对废墟土墩的称呼）。人们不理睬北方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土墩，认为那里只能出土一些无文字记载的粗劣器物。

因此布莱德必须自己创造机会。他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游说，终于打动了负责考古发掘工作的官方人员。他告诉主办方近东考古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找奇珍异宝供博物馆展览，而是在帮助人类划清几千年来文化演化的各个阶段。而这些阶段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阶段无疑是人类从食物采集过渡到食物生产。这一发展变化形成的时间、地点更可能是在库尔德斯坦的那些毫无吸引力的土墩中而非南方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

布莱德·伍德的首次发掘，是在北扎格罗斯山脚下一块名为加莫的三英亩的土地上进行的，考古工作一共进行了几个月，刚开始便小有收获。他指挥考古队顺着地层不断往下挖，直至无人触及的土地。通过土质分析，他一共鉴别出15个层层相叠的人类居住遗迹。最下面的10层属于陶器时代——那个时代的居民生活方式非常原始甚至不知道烧制陶器以供家用。尽管如此，他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可以建造带有烟囱、炉灶和地下火炉的分居室长方形泥制房屋了。室内发现的一些物品足以



苏美尔牛头竖琴
这是一件用于宗教仪式的乐器。

证明他们已经是技术纯熟的石匠了,其中有经过打磨的边缘锋利的石斧,还有足以说明他们已经具备编织知识的石纺锤以及磨制精良的石灰石制石杯、石碗等。此外,他们还用兽骨制作骨锥与骨针,用石头、泥土和骨头制作项链、手镯、戒指等装饰品来装扮自己,他们还塑造出许多未经烘焙的泥土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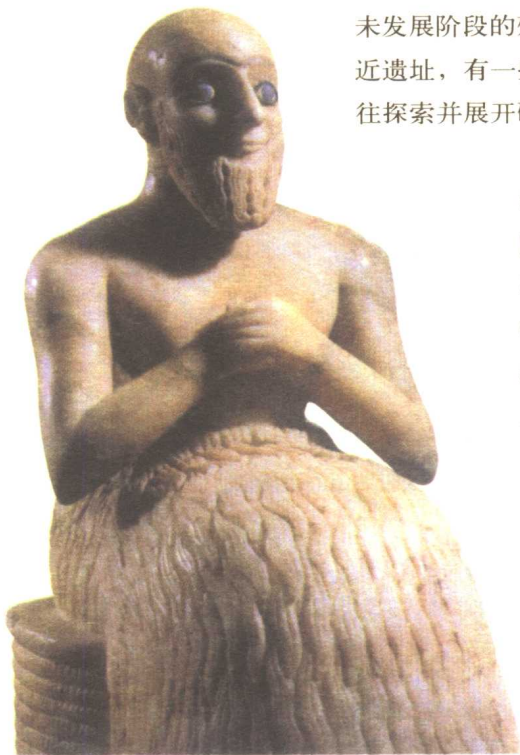
关于农业历史更有意义的重要发现是——人们在土墩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的两种种植小麦的标本:单粒小麦与双粒小麦,同时还发现了供栽培的大麦、一些豌豆和豆科植物。发现的石制农具包括用来捣磨谷物的石杵、石钵以及边缘锋利的硬石镰刀。此外,发掘出的所有动物骨头都是属于山羊、绵羊、狗、牛这些驯养家畜的。

简而言之,布莱德·伍德在加莫发现了当时最古老的固定的农业社区——一个年代约在公元前7000年村庄。与此前发现的那些熟知制陶业的原始村庄相比,这个村庄发展缓慢,直到它的最后一批定居者才学会如何制作陶器。不过,尽管它很落后,它的主要经济仍然达到农业上的相对进步阶段。

在加莫发现的关于早期农耕的情况,虽然已经被证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还是未能解决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这一基本问题。由于这座村庄可能历经长达400年之久的全面性农业生活,因此布莱德·伍德需要寻找一个比加莫更古老的定居点,来发现农业创始初期那些未发展阶段的残迹。一个名为卡瑞穆·夏赫尔(Karim Shahir)的邻近遗址,有一些看似比加莫更简单原始的遗迹,于是布莱德·伍德前往探索并展开研究工作。

与拥有多层人类居住遗迹的加莫相比,卡瑞穆·夏赫尔仅具有一层地层结构。布莱德·伍德在这惟一的居住层内发现了许多涉及农业活动的线索:石锄、石磨、坚硬的石制镰刀和大量驯养动物的骨骼。不过没有发现任何谷物和有关房屋规划的痕迹。从表面上看起来,卡瑞穆·夏赫尔更像是一个半游牧民族的短期驻扎营地,人们在此从事浅耕农作,一旦土地资源枯竭便会搬到其他地方。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卡瑞穆·夏赫尔是一个处于农业萌芽时期,比加莫要早很多个世纪的地区。

经过布莱德·伍德这一详细部署,周密计划的发掘,终于找到了两个在农业早期历史上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村庄了。作为暂驻式扎营地的卡瑞穆·夏赫尔所遗留下的有关初期农耕活动的证据,使两河流域为农业发源地这一假设变得更加有力,同时也巩固了布莱德·伍德关于北扎格罗斯后山侧面丘陵地区为农业起源地的论点。



埃比·伊尔塑像

埃比·伊尔是苏美尔城邦马里伊什塔尔神庙的管家,穿着美索不达米亚特有的穗饰毛裙。

除此之外,加莫乃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农业村庄。这暗示着人类经济活动转变为食物生产以及定居生活的过程也极有可能发生在两河流域。

上述这些理论直到1951年时都被公认为是正确的。然而,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邻近地区的一些发掘成果不仅使布莱德·伍德的“山侧斜坡”假说受到质疑,甚至连两河流域是经济革命的发源地这一地位都受到威胁。尽管如此,但还不至于影响其城市诞生地的地位。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和伊朗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表明了农业的萌芽以及最初的农业社区生活很可能发生在这些地方,而且比两河流域要早。



一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证据来自《圣经》中著名的城市耶利哥——这是座位于巴勒斯坦境内的死海北端,由广袤的叙利亚沙漠将其与两河流域完全隔离开的古城。这个区域中的一个土墩,即是遗址所在地。这座耶利哥城不在山侧的丘陵地带,是一个深藏在海平面以下一千英尺的深谷中的城市。它原本位于世界上最干旱地区,只是因为附近恰好有泉水流经而成为绿洲。

考古学家在1952到1958年间将耶利哥城的土墩层层下挖,终于发现了一个占地10英亩,外围城墙由大量未经加工的石头堆砌而成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城镇。虽然在城镇废墟中没有找到任何谷物或是驯养动物的遗迹。但那些农业初期使用的碾碎的石块、研钵与杵臼的发现,已经有力地证明这个城镇已

两河流域历史大事记

- ◆约公元前 4000 年,苏美尔人定居美索不达米亚。
- ◆公元前 2350 年,阿卡德王朝建立、萨尔贡一世统一两河流域。
- ◆约公元前 540 年,波斯帝国开国君主居鲁士率军入侵巴比伦。
- ◆公元前 522 年~前 485 年,波斯帝国君主大流士一世建立了东至印度河流域,西至撒哈拉沙漠,横跨亚、非、欧三洲的波斯大帝国。
- ◆公元前 325 年,亚历山大建亚历山大帝国,首都为巴比伦。
- ◆16 世纪~17 世纪,两河流域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横跨亚、非、欧版图的一部分。
- ◆1917 年~1918 年,英军占领两河流域。
- ◆1921 年,费萨尔亲王登基,建立伊拉克王国。
- ◆1979 年,萨达姆掌权伊拉克。
- ◆1980 年,爆发持续了 8 年的两伊战争。
- ◆1990 年 9 月 22 日,伊拉克进攻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
- ◆1991 年 1 月 17 日~2 月 28 日,美国战舰发射导弹轰炸巴格达,爆发海湾战争。
- ◆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军对伊拉克进行空袭,伊拉克战争爆发。

这是乌鲁克的C神庙的废墟，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砖城墙的遗迹。



经可以供养 2000 人左右的人口了。

这座城不仅面积庞大，更令人惊奇的是它的年代久远。根据 C_{14} 检验（一种针对炭或骨骼之类有机体内放射性碳元素衰变程度的检测），该城大部分地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8000 年甚至更早。在公元前 7000 年两河流域北部丘陵地区的加莫开始进行农业耕种之前若干年，这一处于深谷中的耶利哥城，就已经完成了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这一过程的转变并已经过上定居生活。

不管两河流域最终是否放弃它农业诞生地和人类经济革命发源地的地位，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两河流域是人类城市的诞生地。当农业从加莫周围的高山地区转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平原时，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肥沃土壤使农业得到飞速发展。

这一从寄生性的捕猎者向生产性的农民的转变过程是如何进行，又是因何而生的呢？在心理上，仅仅为了三餐温饱而让习惯闯荡生活的游牧者放弃其自由自在游猎生涯甘愿为土地所束缚，在我们眼中是不可思议的和发人深思的。

无论如何，农业一旦开始，就会慢慢的由弱变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农业得到巨大的发展与提高。从懒惰的少数人“靠天收”变成了勤奋进取的多数人的活动。村庄、小镇像雨后春笋般布满全世界尤其是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

9000 年前的加莫农民，与其后被世人所知在两河文明发展史上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之间，又相隔了几个未知的世纪。公元前 6000 年中期，一种定位明确的文化开始出现——当然文字的出现还在以后，这些文化的代表就是各自独制的陶器和一些其他物质遗迹。

最早的一种文化，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800 年，是 1840 年代伊拉克古文物局的考古学家在今天的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名为哈苏那的土墩中发现的。哈苏那的原始居民是已经知道原始农耕、食物采集、贮藏谷物的半游牧民族。他们贮藏谷物所使用的陶罐与加莫晚期居民使用的相似，他们当时搭建的临时遮蔽棚今天早已无迹可寻。经过数代发展之后，哈苏那人改进并发展出了更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自此放弃了他们的游牧生活而定居下来。哈苏那人建造的房屋呈长方形，用泥砖砌建共有六至七间房屋，拥有庭院，格局很像今天的伊拉克民居。屋内有通至地底的巨形谷仓，一些房屋甚至还配有用于烤制面包的圆顶烤炉。

有了改进的房屋后，也出现了精制的陶器。虽然在现在看来依旧粗糙，但已经开始出现光滑的表面和简单的图案设计了。哈苏那晚期，一种极为优秀的彩陶与上述这些粗陶制品同时出现。这种陶器有着美丽复杂多样的装饰图案——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从马里出土的手持花瓶的女神。

象。这种精巧的陶器是两河流域其他陶器不能比拟的。由于它最初是在巴格达以北，曾为第九世纪哈城发王朝都城萨马哈废墟中出土的，因此被称为“萨马哈”制品。它们可能出自翻越扎格罗斯山的移民巧匠之手，也可能是本地工艺美术的成就。

史前时期世界范围内的远距离贸易在此时也得到广泛开展。原因是有大量可供交换的剩余粮食。人们在哈苏那定居点内发现了大批零散的器物可以说明这点。用于制作工具器械的黑曜石，即来自最近的产地——土耳其东部的梵湖附近；制造眼黛的锑与孔雀石以及其他一些用于珠佩垂饰的廉价宝石应该来自伊朗；此外用作装饰的贝壳制品应该来自波斯湾。

公元前5000年，哈苏那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一种新文化出现并占据了两河流域北部数千年。这种文化的最初痕迹是在叙利亚北部的特尔·哈拉夫发现的，哈拉夫文化的到来加快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它活力四射，勇于创新，在各个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展，这种文化广泛传播影响了扎格罗斯山北部到地中海的弧形地区。

在哈拉夫人民的勤奋耕作下，农业日益兴盛。农民广泛种植各种农作物，在村外牧场内放养成群的牛羊。一些村庄已经有一些引以为豪的公共设施，例如用圆石子铺筑的道路。不仅如此，另一项转变也正在进行之中。这项转变的影响巨大，足以同此前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转变相媲美。在哈拉夫遗址中偶然发现的铜制器具和铜珠，标志着石器时代走向尾声，金属时代的黎明已经来临。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革命在带给密布两河流域北部的这些村庄进步与空前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贫困受压迫以及对现状不满的弱势群体。这些对现状不满的人，当他们离开北方时一无所有；但在他们移居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区后却拥有了一切。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他们的后代竟将该地变成文明的摇篮。

这是马里的宫殿遗址，从空中鸟瞰，其辉煌程度可见一斑。

